

畅广元 主编

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

陕西人民出版社

PDG

自　　录

对文学与人道主义的思考

——《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前言 畅广元 (1)

第一章 中国文学所展现的人文精神 (19)

天道与人道 (21)

人道与悲患 (61)

浩然·高蹈·放达 (91)

第二章 中国文学对女性人文精神的展示 (148)

选取女性来透视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的原因 (148)

中国女性人文精神体现于文化人格中 (159)

身虽女儿身，心是壮士心 (175)

礼制纲常岂为真正佳人而设 (184)

在同一地平线上 (195)

爱力所至原本真诚 (203)

两种抗争，殊途同归 (214)

出污泥而不染 (224)

看破红尘真面目 (233)

万川归大海 (244)

第三章 中国文学对男性(从政者)人文精神的展示

..... (253)

从政者的人格意识 (254)

从政者人格的内在冲突 (269)

从政者的人格选择.....	(291)
从政者的价值人格所展现的人文精神.....	(316)
第四章 中国作家的艺术人格.....	(327)
艺术人格.....	(327)
中国作家艺术人格的建构.....	(346)
中国作家艺术人格建构过程中的内心冲突.....	(374)
中国作家艺术人格的几种模式.....	(400)
中国作家艺术人格所展现的人文精神.....	(434)
后记.....	(438)

对文学与人道主义的思考

——《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前言

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心愿。我们对文学与人道主义的思考，也是从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出发的。明确了这个出发点，我们的思考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文学与人道主义的思考，不可能要求人们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就世界范围看，关于文学的观念就十分多样，关于人道主义思想，也是五花八门，坚持任何一种文学观念的人，都可以作出与其文学观念相符的关于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回答，同样，坚持任何一种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也可以寻找到与其人道主义思想相对应的文学观念。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不论是文学观念，还是人道主义思想，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时断时续，时起时伏，虽然关于文学与人道主义的认识，双方在各自的基础上都有程度不同的深化，但要想取得一致的认识，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们认为，共识未必非要求得，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就可以共存。社会主义文学应该是真正的人民文学。当作为思想代表的理论家们在更高地飘浮在空中的领域里热烈争论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让自己的双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认认真真地倾听一下人民的呼声，老老实实地关注一下人民的喜

爱，仔仔细细地研究一下人民对文学的筛选，我们相信一定会对改变或完善自己的认识，对改变或坚定自己的信念，有实实在在的教益。这不是“尾巴主义”。我们之所以从辨析和梳理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入手来思考文学与人道主义，就是想初步考察一下为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筛选出的优秀作家和优秀文学文本，看看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现象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什么，然后再决定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思路。

思考的是文学与人道主义问题，为什么要注目于人文精神？难道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是一个东西吗？按说，没有必要非得把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才能构成研究时的畅通思路。不过，如果真要考察一下这两个概念的话，那么，从语源上讲，humanism既可以译为人文主义，又可以译为人道主义。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humanism是人文主义的意思，“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要。”国人邢贲思在其《怎样识别人道主义》一文中，批评广义的人道主义观念时，指出“这些观点都没有从humanism（人道主义）这个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去进行考察。”放下他们的具体观点先不说，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源于同一语词，却是无疑的。再从二者的核心内容看，不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不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不论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不论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它们关于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文字表述，尽可以千差万别，它们对其实践尽可以南辕北辙，但是，把人和人的价值看作具有首要意义的东西，却是它们都不愿丢弃的核心内容。既然如此，我们就认为注目于人文精神不仅不背离人道主义原则，而且有利于展开我们的思路：

第一，把人道主义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是对的。狭义的人道主义，是对文艺复兴文化主题的概括，它“从复古活动中获得启发”，“扬弃偏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①。广义的人道主义，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它们都把对人和人的价值的思考与研究放在中心地位。只要人类世界存在并发展，广义的人道主义就不可能不存在和发展。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广义的人道主义必然有着自身的承传和革新，它们的代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联系的思想资料。这些思想资料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既负载着人类文化先哲们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研究成果，又蕴含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一漫长征途的精神轨迹。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绝不是与这种精神轨迹无关的东西，它正是在努力把握这种精神轨迹的基础上，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展开的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研究思路，结合时代的需要，对人和人的价值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思考。

人是建设起来的。这是我们对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精神轨迹的基本概括。从原始初民到今天的现代人，再到更加优化了的未来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不断地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过程。改造，既有破坏，亦有建设，真正的改造，总是为建设而破坏，所以，从本质上讲，改造就是建设。有意义的建设又是与创造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建设意味着前进和完善。这样，人是建设起来的实际涵义，只能是指人在其历史的创造性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中，把自身既当作手段，更当作目的，而去持续不断地挖掘和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第7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

实现自身潜在的本质力量，使人的能力逐步全面地得到提高，人的本质力量逐步全面地得到发展。

人对自身的建设，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的。从为了生存到不仅为了生存，而且还为了自身的全面发展，人意识到了自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这就需要人认识和把握世界，认识和把握种种必然，努力使世界的客观运动和发展同自身的进步与幸福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作为一种过程，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对象化的活动过程，又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得不付出异化代价的过程。而人对世界万物价值的设立和对自身价值的确定，正是这种过程的产物，它必然随着人自身对象化活动的发展和对一定历史阶段异化现象的认识，而得到逐步的提升。这种提升的指向，就是人的终极关怀，即全面实现人的存在本质：自由。

解放人、提升人。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展开的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研究思路的基本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立足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引导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的。他们深刻地揭露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异化劳动的实质，他们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他们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更替来看，无疑是要激励人们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研究来看，无疑是要激励人们以革命的手段，打碎镣铐，解放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必将使人朝着全面实现其存在本质——自由逼近。

我们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认为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不能简单地只看作是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人的本质并不直接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可以确证人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当其还可能使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下去时，它仍是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着保证作用；当其整体或部分不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有利条件时，人就会在活动中重新创造他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真正显现在他的对象化活动中，这也正是其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根本所在。这就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思考人和人的价值时，强调对人的解放是有明确指向的，这就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和在这一活动中人的自我实现的全面性的程度。如果要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的基本涵义的话，我们认为这就是。而这又与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学说的旗帜上书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②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目于人的创造性活动，并由此来透视人的本质时，他们是非常重视人的个性自由的。所谓个性自由，就是一个人有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的自由。一个人创造自己的命运，当然是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也不能无视集体对个人命运的制约作用。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涵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③又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社会关系”和“集体”对个人创造自己命运的作用，目的不在于以此来束缚个人的创造力，让个人的生存活动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是为了让个人更好地、更能动地去创造自己的命运。马克思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②。显然，马克思从来不把人当作环境的被动产物，他总是把人当作历史实践的主体来看。”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③，因此，考察历史应“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④。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之所以为此关注一个人是否有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的自由，那是由于他把这种自由看成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永不枯竭的源泉。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人的解放，即使首先是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但从根本上讲，还是个体人的解放，亦即个体人的个性与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⑤

人的解放是伴随着人的提升的。马克思曾在讲到人的历史时，作出了颇令人深思的概括：“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马克思把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这显然不是科学的，即不是从“是”什么出发的描述，而是价值的，即从“应该是”出发的描述。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从进入自己的社会历史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如果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生存的最高的理想社会来认识，人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存在与其本质并不统一，人并没有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的自由，因而这段历史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只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从史前时期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不仅意味着人的解放，更意味着人的提升。这种提升已不再是“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而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换句话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期，人为了创造自己崭新的命运，为了使自己的生存逐渐与其本质相一致，建构起了“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②，使人从此不只是从物种上不同于其余的动物，而且从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上也消除了只在动物界才是正常状态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成为自觉的人。所谓自觉的人，就是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为尺度来审视自己，既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现实的生存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8页。

态，又能动地创造条件，使自己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人。

解放人、提升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已经展开的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研究思路，既是对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精神轨迹——建设人的最佳衔接，又为后人实现其存在与本质相一致的自觉活动指明了方向。从我们今天的中国现实来看，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真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学说，必将极大地解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并使生产关系中那些已经不再适应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生产力需要的环节，得到改造和完善，进而逐步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结构，建立在充分发挥自觉的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基石上。行文至此，可以说我们关于人和人的价值的思考结果，只能是：解放人、建设人、提升人。从我们的现实出发，张扬人文精神的关键，则在于启迪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对作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的自觉，对实现人的存在与本质相一致的自觉。有了这种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理想的“真实的集体”就会逐渐在社会构成。“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①在这种“真实的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①换句话说，“真实的集体”是以承认每个人的价值的意义为前提的一种联合。有了这种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觉，每个人都会重新审度自己，沿着解放自己、建设自己和提升自己的人生道路，把自身那些非人的属性予以改造；每个人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环境，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把那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环境因素予以改造，特别是改造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个人的合作”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从而使自己更加人化。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精神。它虽然与广义的人道主义在实质上是相通的，但却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尊重人”、“把人当作人”的层次上，而是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积极地要求每个现实的人都来自觉地建设和提升自己。立足于对人文精神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把文学主要看作文学作品，进而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不应只守此一说。还应允许从人的创造性活动来认识文学。事实上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是为了实现一种精神上的沟通和交往，并在这种沟通和交往中发展自身的创造才能。因此，它最终的宗旨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建设和提升人。这样，文学也就可以作如是的界定：它既是以文学文本为中介的作家和读者在审美关系中进行的思想与情感的双向交流的创造性活动，又是以文学作品为中介的读者和读者在审美关系中进行的思想和情感双向交流的创造性活动。不言而喻，这种创造性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指向人自身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广义的人道主义）不失为人从事文学活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页。

“范式”^①。

第二，把解放人、建设人和提升人的人文精神凝聚为个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并使其成为当代人们共同认定的基本价值，不能只停留在理性的接受上，还应积极地自觉改造国人已经习惯了的崇尚“有意义的他人”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儒家的礼教规范的影响极深，人们习惯于在强制约束中进行自我修养，通过“有意义的他人”，让自我获得深化和发展。换句话说，一个人的价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主要是由是否符合“有意义的他人”对其行为的期望及其程度来衡量的。这种价值观念不利于人的提升，它不是召唤每一个人去做自觉的人，而是让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有意义的他人”；它不是激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征，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创造性，而是让人按照“有意义的他人”的意图或规定去确定自己的行为目的。由于这种价值观念不尊重个体人的价值，这就必然会影响中国人的个性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情况已经有所转变。中国人情感投射的基本范围逐渐扩大，社会交往活动开始频繁，而且方式多样，对于传统的亲属关系至高无上的“心理社会稳态”^②有了较大的冲击，对结构第二群体的态度和行

①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它的涵义是多方面的。我们仅取其一个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公认的科学成就、科学习惯这一涵义而加以引伸。

②心理社会稳态，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弗朗西斯·徐在《文化与自我》一书中提出的，指一个人能保持令其满意的心理平衡和人际平衡。弗朗西斯·徐认为“个人的社会与文化”是每个人对其有强烈依赖感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抓住了它，就能区分不同文化中的人，是如何寻求并保持其心理和人际平衡的基本界限。而“与个人有亲密关

为，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冷漠和迟滞，甚至在不少人的心灵里，对于第二群体成为个人的社会与文化的关键性因素，也不再恐惧，而是顺乎自然了。所有这些都使“有意义的他人”在个人文化行为中的支配作用，受到了应有的限制。这样，作为社会和文化存在的人的个体价值开始得到了肯定，使“自我实现”也逐渐成为人的最高需求，进而为确立按一个人的成就和贡献来衡量其价值的文化尺度创造了条件。这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解放人、提升人的思想的良好开端。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并向前发展，就应该进一步深入广泛地宣传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不仅在社会层面上让人们从理性上接受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这一观念，而且在文化心理层面上要把这一观念内化为个体人的迫切需求。这后一点尤为重要。

人们都知道，自己身外有一个文化世界，心里有一个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人自身的历史活动中必然发生碰撞，促使人追求新的可能性，并尽量将历史与个人相融合，因而人总要生活在他所创造的意义世界里。然而，历史与个人、历史与现实，总是存在着一种张力，一种冲突。文化界曾有人主张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评价历史，正是人们感受到他同历史与传统的

系的人”，是“个人的社会与文化”的关键性因素，这个因素一旦发生变故，人的心态就失去平衡，他就必须重新寻求或结构新的亲密关系。据此，他分析了中国人的心理社会稳态。他认为在中国，父母、兄弟和近亲都是“个人的社会与文化”的“永久居民”，他们基本上吸引了个人的注意力，是“个人的有意义的他人”的核心。由于中国人在亲属网中容易获得并保持亲密关系，他就无需更多地去关注其他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即可保持起码的心理社会稳态。这种亲属关系至高无上的心理社会稳态，使中国人对发展超出其亲属边界的第二群体的行为，总不够重视。

不和谐，希望重新建设自己的意义世界来消解这种不和谐。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完全统一的意义世界是不存在的。一些人要求现实认知向历史认知回归，强调用历史上人的视野来规范现实人的视野，希望传统精神在现实人的思想和心理上扎根；一些人断然地割断历史认知与现实认知的联系，强调与历史认知彻底决裂，希望在中断历史的连续性中构建自己的意义世界；还有一些人把新的意义世界的建立，理解为一种同时改变历史认知和现实认知的创造活动，他们希望现实的人有选择地把历史认知结构进现实的认知之中，这种“结构”意味着并不把历史认知凝固下来，而是结构质变，诞生一个既能为现实又能为历史开辟未来的新的意义世界^①。在这种现实的文化状态下，我们认为要真正有利于改造国人已经习惯了的崇尚“有意义的他人”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就应该让人把视线回归到自身，把个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这种生存的价值欲求、转化为每个人对具体的价值人格的追求。价值人格与现实人格不同，后者是一个人已经具有的人格^②，而前者则是后者的一种相对完美形态，它的实现需要人的自觉努力，使自己的总体价值观得到升华，因而称之为价值人格。富有进取心的民族和个人都要为自身设计价值人格。“人类生活中的推动力量可以看作就是对价值及其性质区别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断促使人进行创造性的努力，以便在越来越高尚的形式中将其实现”^③。一个人一旦确定了价值人格，就会一方面修正其内在尺度，即依

①我们就主张这最后一种建构个人意义世界的原则。

②人格的涵义这里不赘，书中有较详的阐述。

③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第487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靠自律意志的作用，调节其认知和情感，使其与新的内在尺度相和谐，从而保证不再以现实人格而是以价值人格作为心理能否保持平衡的尺度。另一方面修正其外在行为，即在意志的监督下，使行为符合价值人格的要求，并警觉在现实人格基础上的习惯行为的干扰。同时，对符合价值人格的外在行为作自我情感上的肯定和赞赏，为重复出现类似行为起增力作用。正因为价值人格对个人具有调节和提高其文化心态级次的功能，我们才认为只有把人文精神最终凝聚在这里，才能逐渐起到对文化价值的重建作用。

崇尚“有意义的他人”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偏颇，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现的，古代不少杰出人物对此就有所觉察。虽然这种“觉察”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而且也还有性质的不同，但是它对我们今天重构文化价值观念的借鉴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特别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大凡优秀的作家都是想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的，他们创造的文学文本，作为一个系列，内在地贯穿着一种对人格价值、价值人格的追求与建设的精神，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与崇尚“有意义的他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抗着、发展着。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的宝贵财富。“谁不以自身为对象来研究人，谁就永远不能获得关于人的深邃知识”^①。我们撰写《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就是“以自身为对象来研究人”的一种形式，就是想审视一下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家们是如何认识人格价值的，又是怎样确定价值人格，并为之奋斗的。这种审视不仅有利于人们“获得关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与文学评论集》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下）第42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于人的深邃知识”，而且能够为纠正崇尚“有意义的他人”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偏颇，为在新时期深入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解放人、提升人的学说，提供必不可少的民族文化价值的滋养性支援创造条件。所谓文化价值的滋养性支援，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人有选择地把一个民族经长期演变而形成的某种价值认知，与现实的某种价值认知联系或结合起来，并能以此协调人的行为，达到社会在新的价值层面上的有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任何一种新的观念或思想，要想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生根和发展，如果得不到该民族文化价值的滋养性支援，它本身的生命力也难以持久。

把解放人、建设人和提升人的人文精神作为人们共同认定的基本价值，对于作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应该据此来确立自己的专业精神和艺术人格。如果说科学家的专业精神在于求“真”，那么艺术家的专业精神则在与求“美”；科学家用“真”来激励人们对理想价值的追求，文艺家则用“美”来鼓舞人们朝着理想人格提升。这里最为关键的，还是作家自身的艺术人格问题，因为专业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它总要蕴含在作家的艺术人格之中。作家的艺术人格，属于角色人格，一般情况下，它应与其整体人格保持一致，但终究由于“营生处世之为人”与“修辞成章之为人”有别，所以艺术人格更集中地体现了作家进入创作过程中的生存样态。这种生存样态是作家的文学观念、创作原则和创作行为的有机结构，是作家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为了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张扬其意义世界的必然产物。因此，可以说艺术人格是指作家在其艺术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总体精神风貌。它凝聚着作家对历史文化、现实人生、文学功能和创作中的自我所独具特色的认知和情感，并常以一种意